

廣東
時事

中和堂（一）

黎洋客



在香港九龍，我們都聽過有中和堂這個名字，這「週禮演變而成政黨」的中和堂，當時是在香港九龍活動過的，不過，他最初形成的時候，並不是在香港，而是在南洋。現在我們尋源溯流的把中和堂寫一寫。

在民國紀元前十二三年，有一個華僑勞工的俱樂部，在日本橫濱山下町唐人街出現，這就是中和堂形成團體的時期。當時，這一俱樂部就是一個俱樂部，還沒有一個名稱，更沒有政治性質，祇像是一間行船往來往的「行船館」。

這一俱樂部的發起人是溫炳臣，陳和，楊少佳，鮑唐，陳澤景等，凡數十人之多。地點是在唐人街某一街角的二層樓上。裏邊供奉一位關帝，一到國日和紀念日，便舉行慶祝，大排筵席，鼓樂喧天，十分熱鬧。

後來，和中山先生等給人稱為「四大寇」的尤列，跟這個俱樂部的人物認識，認為沒有名稱很不方便，因而替他們擬定一個「忠和堂」名字，是「忠」，不是「中」。後來，這個俱樂部的發起人溫炳臣和陳和兩人，又介紹「四大寇」中的陳少白做「忠和堂」顧問，陳少白就替他們改「忠」為「中」，成為「中和堂」，一直用到尤列逝世以後。

陳少白為他們一步一步的改良起來，把關帝神像撤去，以便基督教徒也能夠加入。容納各界人物。當時德商某洋行書記翟英徒加入中和堂，就是因為中和堂撤除神像，信教自由。後來陳少白離港，和香港辦報，翟英徒就推舉主持堂務。

中和堂 (二)

緊洋客



民國前十二年庚子，尤列從香港到檳，中和堂特地邀請尤列到堂，演講時事，尤列擅於此道，說得慷慨激昂，十分透關，座上聽衆，大爲贊嘆。因此博得中和堂同人的欽仰，不久，就得到中和堂同人的擁護，推爲會長。因了這一關係，中和堂就不時發見與中會的會員和留學生，並且，一碰到路經日本的革命黨名流，就邀請他到堂演講祖國時事，中和堂同人由此明瞭祖國現狀的艱危，非革新政治無以挽回大局。

民國前十一年辛丑陽曆新年元旦

留日學生勵志會舉行新年慶祝會，邀請中和堂派員參加，中和堂特派尤列和霍美徒兩人前往。當時其他人物參加慶祝會的，還有日本進步黨首領犬養毅，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等。

是年，尤列又前往南洋游歷，初時在新加坡牛車水單邊街設醫館，專醫花柳雜症，到館求醫的人極多，都是勞工界中人。當時，革命黨的反對勢力保皇黨，在南洋的勢力極大，福建僑商巨子和廣東僑商巨子若干人，都擁護康有爲梁啟超，在這形勢之下，尤列到新加坡之初，不敢向商界鼓吹革命，但因勞工界中人傾仰他的醫術，又因他常常跑到烟館賭場，和下層人物接觸的機會極多，特改向下層人物鼓吹革命，推倒滿清，收穫極大。後來，尤列又到吉隆坡，檳榔嶼，霹靂，柔佛各地，擁護他的人更一天多似一天。『昨稿第八行』『而是在日本』，日本兩字誤植『南洋兩字』，今改正。

中和堂 (三)

緊洋客



尤列看見同情革命的人一天多似一天，爲了適應環境，特在吉隆坡設立一所中和堂，在房屋的高處，掛出與中會的青天白日旗，這是青天白日旗，這是青天白日旗。

日旗在海外公共建築物實用的第一次。從吉隆坡開始，逐漸發展，各小埠也陸續設立中和堂，一時中和堂三字大行其道。表現海外華僑的革命的情緒。

當時有黃伯耀，黃世仲，康蔭山三人，都是精通西學的人，祇因生活問題，到南洋找職業，大家都沒有更好的出路，祇賭場裏做點零星工夫，剩下的空餘時

間，也寫點評論時事的文章，投到新加坡的天南日報。後來和尤列認識，志趣相投，尤列就介紹他二人到新加坡的閩南日報和香港的中國日報做記者。世仲用筆名「禺山世次郎」寫小說給各日報，寫了一部「洪秀全演義」，又寫了一部「二十世紀繁華」，都極有名。

當時尤列宣傳革命的對象是工農羣衆，但後來也漸漸和商家接觸。福建籍大商家陳楚楠，和廣東潮州籍的大商家張永福，向來擁護民族主義，推翻滿洲王朝，知道尤列是與中會會員，特地去訪問他，傾談一番，極爲投機。陳楚楠和張永福二人，很早就和一班商人組織了一家小桃源俱樂部。作爲研究革命的地方，從此也就多了尤列的足跡。僑商參與這一組織的也漸漸多起來，和尤列新到新加坡的時候大有分別了。

中和堂（四）

鑒洋客



民國前九年癸卯，著名的「海縣報案」發生。陳榮楠張永福試用小桃源俱樂部名義，打電報給上海英國領事，請他按照保護國事犯的條例，不可以渡郵容和章太炎兩人給清政府。另一方面又募集金錢，翻印郵容所寫的「革命軍」，改名「圖存篇」，掩人耳目。共印五千冊，分送南洋各埠和廣東福建各地。這一宣傳，頗有效果。陳榮楠和張永福對於革命雖然這樣熱心，但是，他們卻還不會加入尤列的中和堂，原因當時南洋各地工商界的界限分得十分清楚，中和堂的會員完全是農工大衆，

大商客便在不便參加。

那年從秋大到冬天這個時期，陳楚楠等知道宣傳革命必須辦報，因而發起創辦圖南日報。地點找到新加坡的維多利亞街二十號，籌備到第二年甲辰春天才出版。這個報紙的編輯方面，最初是尤列介紹鄭貴公担任總編輯，後來鄭貴公因為別的事請辭職，特改聘陳詩仲担任。鄭貴公和陳詩仲都做過香港中國日報的記者。至尤列給聘為名譽編輯。又聘黃伯耀、何德如、康蔭川、胡山巖、邱煥文等，担任撰述和編輯，他們都是中和堂會員。新聞紙第一號登載的發刊辭，署名吳興季子，這就是尤列的文章。四〇，四，十一

圖南日報出版之後，因為有了言論機關，中和堂的勢力更為擴大。民國前七年乙巳多天，因了匪僑馮夏威為美國領事館工務約在上海美領事館門前自殺。圖南日報特在仁濟醫院舉行悼大會。（未完）

中和堂(五)

四〇四十六

緊洋客



他門這道這道會，算開開始就向各民，務司署領取開會許可證，華民政務司知道尤列極力在開會的時候情緒激昂，發生意外，因而提出條件，要尤列在那天不出席，陳楚楠等爲了使這會能够舉行成功，答允了官方這個條件。

但是，尤列聽到這個消息，大動肝火，到演說會舉行那天，預先到連會場，登台演說，把拒約抵貨的大道理，對聽衆說得痛快淋漓，並且對與就外國人這黨，力加抨擊，認爲失當。當時聽者動容，掌聲四起。因爲那天到會者甚多，秩序混亂，有事情發生，所以當局對於尤列這黨行動，高價也不加干涉。

不久，南洋各地抵制美貨的風潮，一天天比幾天開展，不可遏止。當時恰好有壹隻英國商船運到政府定購的美貨壹批，碼頭工人竟敢拒絕卸卸，因爲碼頭工人多數是中和黨會員，所以有這熱心的舉動。

華民政務司看見這種情形，馬上找中國通商員何寬，要他想想辦法。何寬表示：如果能夠找到圖南日報陳楚楠，請他向碼頭工人疏通，這就好辦了。華民政務司於是邀請陳楚楠到署商談，請他勸告碼頭工友不要拒絕，陳楚楠表示沒有這能力，不肯答應。後來華民政務司說：只要你代爲解釋，說英國商船所載的美國貨是當地政府以前定購的東西，和普通美國用品不同，這就夠了。(未完)

中和堂(六)

緊洋客



陳楚楠聽說，也好試試看，就在公告上署下自己的名字，由差人拿到碼頭去張貼起來。自從那張公告張貼之後，不消半天，碼頭工人已把那隻英國商船載來的美貨卸卸完畢。政府當局見得圖南日報對於勞工大衆竟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勢力，爲之讚嘆不置。

圖南日報出版之後幾個月，中山先生才在檳香山頭到它，覺得它是一張革命黨人所辦的，但南洋方面向來沒有革命派報紙，因此寫信去問尤列，尤列把經過詳

情告訴他，中山先生大爲欣喜。

到民國前七年乙巳，中山先生從歐洲回國，預先打一電報給尤列和蔡力山等，叫他們預備帶新加坡各同志到時在船上相見。因爲當時新加坡依然禁止中山先生入境，五年之期未滿。到中山先生所坐的輪船抵達新加坡時，尤列，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登船和中山先生會見。

中山先生當時對尤列等說：歐洲方面的留學界，經成立革命組織，鼓吹革命，我現在到日本去，計劃組織一個革命機關，你們也預先計劃一下，配合進行。

到這年的冬天，中山先生又從日本到新加坡，因爲當地政府禁止他入境的期限已滿，尤列陳楚楠張永福等就在張永福的晚晴園設立招待所，給中山先生駐宿。

四〇四十七



緊洋客

中山先生在一會裏告訴大家：東京方面已經成立了中國同盟會本部，這一次來新加坡，是打算在新加坡組織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陳楚楠張永福等擬議中山先生這一進行，於是新加坡分會宣告成立，陳楚楠和張永福被推為正副會長。尤列陳楚楠張永福等也照章宣誓加盟，各埠中和堂會員，也陸續正式向同盟會分會加盟。後來中山先生胡漢民，汪精衛等，曾先後到南洋籌募，中和堂分子解囊捐助的，都是用同

盟會會員的錢，不過，原有勞工們的小俱樂部，都仍舊存在。

民國前四年戊申八月，康有為的保皇黨，借振武善社舉行一個政聞社成立大會，當時就有革命黨人孫眉，田桐，鄧子瑜等，領導百數十人到會，破壞他們的進行，並打傷保皇黨徐勳，其他到會的保皇黨人，也一開而散。在這一幕裏，搖旗吶喊，助振聲威的，都是這一班勞工分子。

是年夏天，革命黨人在雲南河口策動革命軍事失敗，革命軍門士退入法屬越南，共數百衆，越南法國當局把這一班門士送到新加坡。中山先生叫陳楚楠張永福林受之和沈師芳等，設法盡量收容。陳楚楠等於是設法盡力介紹他們到各埠嶺山農場去工作。以陳楚楠等熱心分子出財出力來處理這一種事情，是相當收效的。

(未完)

中和堂（八）

四〇四十九

南洋客



不過，這班人出身遊勇的多，過不慣拘束的生活，因此，一住下去之後，就鬧出事端；有等說待遇不公聚眾滋事，有等鬧過殺人惹起警方干涉，甚至有等搶劫行旅妨害公安的！中山先生對於這個事時也感到頭痛。尤列因為平時既得怎樣連絡勞工，認識這些羣衆的心地，於是設法使這班人平靜下去，他們果然也逐漸接受約束，然而，尤列因為這班人的數目太多，竟惹連坐牢！後來中山先生寫信給新加坡英國政府，為他保證，才給恢復自由。

民國前三年己酉七月，中山先生前往歐洲活動，中國同盟會的南洋支部，從新加坡搬到檳城，作為宣傳機關。中興日報，也因為經濟拮据停止出版。這一時期，南洋革命黨人的活動，為冷落。

中和堂在南洋，是於一和勞工俱樂部性質。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入會。毫無拜盟宣誓等儀式，在民國前後，始終沒有派人回國徵求會員。直至辛亥革命廣東光復之後，有人利用孫眉名義恢復興中會，招收會員，也有人組織「扶正同盟會」，跟都督胡漢民陳炯明反對，當時也有三兩個中和堂份子，想假借尤列名義，在廣東開設中和堂，希望拿得一官半職，在政治舞台活動一下，頻頻打電去南洋邀請尤列回廣東而到粵南，就是這一原故。（未完）

中和堂（九）

驚洋客

尤列到昆明後，雲南省督軍錫予以盛大歡迎，因蔡在日本留學時，已經和尤列相識。

民國二年春大，

尤列北上天津北京，

經過香港上海的時候，國民黨幹部看情形，懷疑尤列已經不與中山先生合作，因而沒有招待他。尤列到北京之後，袁世凱控制下的莊和黨本部，急忙在虎坊橋舉行盛大的歡迎會來歡迎他。尤列於是念中和堂道名字，向內務部立案，內務部也馬上加以批准。

當時袁世凱極端厭惡 中山先生，玉

袁世凱對袁世凱說：「人家說孫文是革命領袖，誰知革命黨中還有一個中和堂會長尤列，資格比孫文更老，如果我們能够推崇尤列，抑壓孫文，這樣，孫文的勢力便可以大為削弱了。」袁世凱認為很對，於是聘尤列為總統府高等顧問，並且把石馬大街的醇王府給尤列居住。尤列不知是計，在那裏一直住了兩四年，後來袁世凱要做皇帝，尤列恐怕給他拖下水裏，借了別的緣故，離開北京。

尤列在天津居住數月，生活極為困苦，幸得中和堂舊友印刷商人潘德和任少荃的幫忙，才遷往日本神戶，閉戶著書，謝絕應酬，這廬又住了數年，他的生活費完全由南洋各埠的中和堂舊友源源供應。到民國十年左右，尤列在日本任得膩了，才回到香港，過他的教書生活，他的書塾，先後在九龍的西坪菜街和彌敦道各處開設。（未完）

中和堂（十）

聚洋客



後來，尤列認為全民族一大有希望，才打定主意，帶病前往南京，親向中央黨部陳說救國方策。當時國府主席林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對於這一位年高勢微的革命前輩，都異常敬重，給以特殊待遇。

到那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尤列的病狀更爲沉重，他的隨從秘書馬白眉問他：將來中和堂的領袖人物是誰？尤列閉上眼睛，沒有答話。那天晚上，尤列的病已到了最後關頭，遽然長逝。因此，一般人都認定中和堂這一名字已經隨同尤列之死而

宣告消滅。

但是，尤列逝世之後，他的嗣子和幾個尤列生前友好，打算繼承中和堂的事業，在九龍西洋菜街找到一所房子，作爲中和堂會所，並在會所開設尤列紀念學校。到民國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之間，更擴大組織，改組爲委員會，推舉革命黨前輩李紀堂，曾克齊，李大德等爲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李紀堂並被推爲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其時，李紀堂聽說中和堂在南洋英屬各埠存有財產數百萬元，大可想辦法把這筆大錢送回祖國，充實國防。因此，在就職之後即進行抄錄南洋各埠中和堂的通訊地址，打算直接通信。然而，因此之故，李紀堂和尤列的嗣子之間，不知如何，發生一些誤會，各執一詞，紛紛辭職，李紀堂也只好自便。自此之後，也有人把中和堂的事業，裏面也有若干事，紛紛搬弄，出甚麼事業。

中和堂

緊洋客



這時候，旅居香港的中和堂舊友，見到尤列教書的收入不能維持生活，於是協定彼此分別担任供應若干。除此之外，又准其恢復南洋各埠中

和堂友的聯絡，由此，尤列的生活才穩定下來。

民國十年，中山先生在廣州成立政府，叫許崇智撥款三千元，把觀音山文瀾閣修理一新，邀請革命時期「四大寇」的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等前往居住。尤列極為歡喜，從香港前往居住。但是，住下不久，就和陳少白在語言上發生衝突，又為尤列提弄，尤列只有出於一走了之，中山先生

當時極力挽留他，但他不肯再留，於是給他二千大元，以作行色。尤列從此又離開廣東，回香港去。

尤列回香港後，依然過他的教學生活，和從前一樣。但，他的同志，親友，中和堂的舊友等，每年一到他的生日，就舉行盛大祝典，以表敬老尊賢之意。

民國二十年秋天，東北三省相繼陷敵，國民政府於洛陽召開國難會議，尤列被邀請為國難會議員，但因抱病不能前往，沒有參加。

民國二十四年，尤列七十一歲，海內外各地的興中會，同盟會，中和堂等老朋友，為他舉行一個空前盛大的慶祝會，當時親自跑到香港來為他老人家舉杯的也頗不少。

當時國難方殷，尤列主張統一籌備，特發出通電，分致全國各方，呼籲團結。

（未完）

中和堂 (十二)

繫洋客



我宣中和堂
將完的時候，尤
列門人溫公良君
讀到這篇文章，
就很高興的給我
兩大補充資料，
至足感謝，茲特

發表這個補充資料於下：

民國十七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香港
大光報港聞載有一國民總理屬意尤列一則
云：「中山彌留之際，曾提出尤列爲民黨
領袖之說，上爲尤君君儀，尤君年約六十歲，
係與孫中山首倡革命人物之一，彼與中
山共事約二十年，因政見異同，遂自隱避，
著書自娛。尤致力研究孔子學說，尤君
謂孔子之道，若能實行，一切問題，皆可
解決，其見解如是（中略）且聞民黨中人
對於尤君，尚無熱烈之表示，是尤君雖

爲中山之總理，極有得乎。……
然，仁者無怨，志在成功不居，功成身退，
淡薄名利，以讓賢能。苟有重召，亦決
不願入政途，再爲鴻臚，且謂我輩革命人
，不應有爲官作官的企圖，回憶民十八年
己巳春大，尤列入秩開一祝嘏，於「大觀
酒樓」，其講詞大致謂：「我本孔孟之志
，辦革命事業時期，則致力革命工作，今日
提倡孔教，我的精神則注意辦教，養性
一班經學教師人才，國無教無以立，
人無教無以存。孔教就是我的生命」
。此種實行精神，可謂不朽，可謂永
生。就寥寥數語中，具人其事。足與
天地常存。反之，則春秋雖高，亦與
草木同腐耳。於世何補，於人何益哉
？故尤師道德學問文章，在在皆足爲
國人矜式，在廢孔聲中，尤與儒僑何
佩瑤等反對最力，同時爲公良撰序於
「衡道新編」中出版，及印行「道冠
古今」「天下爲公」之國父民族復興

中之要概，宣傳小冊，及爲「人道主義」
預發封開，在聖誕日分送。會人士，皆以
快郵代電，「反對民衆廢止宗教繼承之問
題，列舉宗教倫理之重要，保存種族數點
理由，及清黨時之一對時局的宜官」，以
革命爲難物，萬不得已而用，用之適當者
，一戎衣而可救國救民，不當者，則流血
慘烈立見，難於收拾。（溫公良）（譯圖
爲尤列遺像）



中和堂(十四)

警洋客



蓋先生之志，主
張王道教民，以德服
衆，肝衡當世，人慾
橫，功即廢，道
德即墮，認爲革命尙
未成功，實以革命當
革心，倫理方可以救
國。若徒以武力進行

破壞，則不知以道德非區人類生存，以科學
爲建設，是有以救民而反而禍民，如水
益深，如火益熱，背湯山革命之旨，試
問何以順大應人？凡有細道其革命偉績者
即答以：「我輩功罪未定，何足語耶？」
聞昔日宣傳革命時，一方面鑄除一制，
以明國是，一方面提倡孔教學說，以正人
心。其所到之處，多設立孔教臨時宣講堂
，其派革命知識於羣衆也。恒以四書爲
講本，發揮其理論，此公良親聆先生於講
座者也。由此觀之，其提倡之初，即以孔

教與革命，乃相達一貫的，以爲孔道一日
不行，革命之功一日不成，故其退居至自
，猶以講學明倫爲職志。暇則閉門著書，
闡明孔孟之學，尤以一孔教革命，「中
古文之四書章句便覽」，「十三經狀訣」
，「孝經新義」，「此書與何佩瑜合編」。
朱汝珍太史爲之序」及「四書新案」等多
種，爲切合近世之本。其後又著楊梅雲革
命。

尤師藏書甚富，在日軍侵略時，其著
作及全書籍收存於太子道六十八號，其
友人何棟泉天台小屋中，被毀於飛機彈之
下，爲一代文獻著作的重大損失，殊可惜
也。
尤先生素研經史，學有淵源。當日國
父稱之爲「龜趾」，言其記憶力甚強。有稱
之爲「介子推」。由醫界鉅子，進而爲革命偉
人，四十餘年前曾任東華醫院醫師，與梁
硯內，何佩瑜，溫東溪，林少鵬，譚傑生
等交厚，與梁朝浦，盧梓登，何佩瑜合力
提倡國醫。表遷爲僑港中醫公會名譽顧問
，香港中華總醫學會幹事長，廣東省國醫
分館名譽理事。對力爭國醫國際地位，貢
獻尤多。（溫公良）

中和堂 (十五)

繁洋客



至切身心。故無論造次顯沛，皆以尊孔教爲職志，談醫製藥以治生。講學編書以明道，其友人港紳梁硯田等，於旺角廣華道二號樓上開。發

起「晨覺書」。即今日油地街坊與利會雨川二免宵夜校址也。數聘尤師爲院長，一購其間，當時駐名學籍口二百餘家。每逢星期日正午，作公開講學。歡迎各界到臨，不分畛域。風靡一時，先生以：「豈有文章名海內，要留清白在人間，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追歸道山，其遺囑亦有：「目下宜提倡孔教，以補法

文員，大孫嘉松，半島學生論文比賽，得個人冠軍，現爲中醫師。聞其數孫皆能考入免致政讀。其家學淵源有自來矣。中門人，多爲文化教育界，與商賈中人。在民國十七年戊辰春夏間，老港僑會富先生，與簡孔昭君談及，近日道德沉淪，人心陷溺，寡廉鮮恥之事，無奇不有，非積極提倡孔道，無以挽救既倒之狂瀾。然提倡孔道，非「要宏大講學，不足以容多量聽衆。簡氏當以爲以老翁，而日於孔教如是熱誠。開懷世道之心，鑒於言喪，不覺爲之動，如將加給道山道十餘英尺大一段，爲孔聖講堂之用，諸氏聞而喜，遂不辭勞苦，奔走徵求，各界多致成此舉，成立籌備孔聖堂辦事處，未幾，參加者不下百餘衆，是年，乃假上環東街口「杏花酒樓」，召集發起人敘會，商議辦法。當日尤師偕予列席，尤發揮孔道，淋漓盡致，全場鼓掌，莫不肅然起敬，即席公推曾富，尤列，何東，劉毓芝，曹善允，李亦樞，陳公壽，黃季熙，李長康等爲籌備委員，尤先生兼任總幹之責。歐陽日記求同人的宣言，乃出自尤師手筆。聞簡氏既捐出一切生財，特資修捐多資，建堂，可謂高仁不讓，十足熱誠。

中和堂 (十七)

警洋客



警洋客 須知國之大本，宋有無欲而可立也。中國文化最早，加乎各國之下，自民國以來，禁讀四書五經，毀滅孔教，中國現象，就顯無教之國，而亂臣賊子興，謬說相承，邪說流傳，亡無日矣！今日人心未盡死，舊學未盡亡，當爲諸君是顧，但未知諸君以爲如何。民十七，五，廿二，朱子商。

我們隨朱氏之函，可以知傳教爲急務，非徒形式建設，爲辦教之任務。近日有人極力提倡反教運動，謂我中國固有倫理學說，意欲一概廢棄，非論人類於禽獸不止，吾正爲此懼，適有文墨界唐君致先生寄來「孔子與人格世界」一書，大書二本，自序有「孔子可以救世」，「孔子不會忘掉兒子，後人可以忘掉祖宗，祖宗的精神却永存於後人，孔子死了二千五百〇一年，而其精神尚存。一念誠敬，便可相遇，我們願以孔子之心爲心，望遊子歸來，冰天雪地之候，給予何等之溫暖？」唯此用於機械世界者，遊子何堪托命？慈母手澤，方當以華夏精神之溫暖以溫暖，彼冰雪之冷，加之何可救之哉。一誠如伍憲子氏言：「中國文化日受排擠，舊文化毀，新文化不生，五四運動之後，要打倒孔家店，滑德先生先生上台，結果三十餘年，亦不出好戲。XX有章推毀中國文化，於是另編一套字典，詞典，編入一般中國學生腦海中，努力造成幾個偶像，如魯迅之流，使青年崇拜，文化侵襲遂成，許多學者無形中受其洗禮，而一面倒之大禍云云！」

中和堂 (十七)

警洋客



承孟父先生 屢賜補充資料，感甚！昨日孟父先生又有關於尤列及其他者見賜，亟錄於下：

關於尤列

讀大作中和堂後，弟與尤公首次晤面，係在民二年春于北京，某夕大燕會上，由垂僑黃雪蓬先生（日本國文學教授）介紹。尤公和弟經過，自後即時相過從。尤公此次居京，實未到一年，袁世凱曾派同鄉某巨公示於尤公，擬照章太炎先生例，授以勳二位，二等大綬嘉禾章，尤公婉却，蓋不敢受明不受也。及後多方設法，始赴津，隨之者便東莞人馬○○君，生活極度困苦，當時尤公好紅碎酒，要法製，貓牌，每枝約六角五分，每日需飲兩瓶，亦頗不易張羅也。任少荃君，是吾粵同鄉，出身雖工人，是天津閱廣會館值事之一，法界怡泰印務館，是其所經營，性豪爽，同鄉遇難，知無不助，留津同鄉無不識之，尤公居津，及赴日經費，確得任君助，任君或非中和堂人，至民黨中取有三數同志，忌其古多，故譏尤公能言不能行，革命黨人言話實，主爲平凡，如黃克強，宋教仁，譚人鳳諸君，性剛烈，與同志衝突，但旋即如常談笑，照例無宿怨也。總理彌留間，似未嘗談及電慰繼承人事，尤公實志林陵時，弟亦嘗參與其國葬典禮，惜墳場工程未竣，倭寇，陷命葬耳。

關於黎毒

又，黎毒君者，黎君得太古粘廠油漆工目賴蝦同志相助凡十餘年。

關於子瑜

又，鄧子瑜君者，鄧君疏財好義，知同志之不了者，無不竭力以助。紀元前至民四五年間在香港，環街市海旁設有民安棧，星架坡牛車水亦舉民安棧，凡同志出人，或同志有兩介紹，可不必晤鄧君，其伴自然免費招待週到也。

關於鄧耀

又，紀元前至民初年，本埠探長「鄧耀君」初非同也也，崇拜國父故，凡革命黨人逃到港者，無不竭力協助，並囑其部下，照其意旨而行，迄退休後，仍舊如此，同志皆下知也。及民二至民四，龍賊在粵時，意圖面相助，總理知之，故於民十延其任安撫局長，噫！匪世間竟有此義人，誠不可多得也，不可以不記。拉雜草上，敬祈斧正，此上吳先生！弟孟父上。四十，四二四。

中和堂 (十九)

緊洋客



中和堂神允列的
嗣子尤永昌和中和堂
改爲委員會那一階段
(民國廿八、九年)革
命黨前輩李紀堂等一
班人，曾給推舉爲執
監委員，李紀堂並且
給推爲常委，當時李紀堂曾聽說中和堂在
南洋有一筆很大的財產，特走牛找馮自由
商量商量他說：「據說中和堂在南洋英屬
各埠擁有財產數百萬之多，假如就任了中
和堂執委便可以設法把這一筆財產送回祖
國，充實國防了。」馮自由就老實不客氣的
對李紀堂說：「南洋方面的中和堂，其主
要份子，在民國前同盟會時代，都已經加入
了同盟會，所以，在同盟會成立之後已經沒

有聽見過中和堂會員捐助革命軍餉的事情，到民國成立之後，中和堂已經成爲一個有名無實的團體了。你所聽見的，簡直是一種謠言，在民國前七年同盟會創立之前，我已經聽見南洋同志說過了。因爲在民國前四十年至九十年左右，南洋英屬柔佛等埠的三合會團體，常常鬧出械鬥殘殺等情事，當地英政府以爲他們妨害治安，特把他們價值一百萬元有多多的財產沒收，作爲懲戒。據同會新加坡分會第一任會長陳楚楠說：「我們的同志裏，也曾有人向英政府請求，把那筆財產撥還給三合會團體，作爲舉辦慈善事業之用，但結果也不得要領，這是南洋英屬三合會的一個故事。發生在中和堂成立之前數十年，中和堂完全沒有關係，如果把這些財產作爲中和堂的財產，未免笑話。」但是，李紀堂仍然懷疑他這話，趕抄南洋各中和堂舊址，打算通信，因而和尤永昌鬧翻。

中和堂 (廿)



緊要客

至民國中和堂發源地的日本橫濱的中和堂，在民國成立時，改稱「中和堂報社」，一、民國元年時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中和堂書報社友，都向國民黨登記為國民黨員。

黨員。
到民國二年和民國六年，北京政府選舉參議院華僑議員，規定海外各書報社，中華會館，中華總商會這三個團體，都有選舉權。橫濱中和堂書報社在這兩次選舉中，都派夏堉民前往北京參加選舉。中和堂而能够享有華僑參議員的選舉權的，祇有橫濱的中和堂書報社，其餘南洋各地中

和堂，因事前都不曾改設書報社，所以都沒有選舉權。

當時尤列還不曾加入國民黨，因此，橫濱中和堂舊友之已加入國民黨的，都不認尤列為同志。後來，尤列在神戶居住多年，也沒有到過橫濱，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橫濱的中和堂，對於國家社會盡力：在舉國一致討伐袁世凱的時候就奔走呼號，募集軍餉，供應討袁的革命軍，直至把袁世凱的天下打倒為止；當地僑胞所辦的華僑學校，作育人材，尤其是灌輸革命思想，中和堂對於這一事業，負起維持經費的責任，不肯後人。

到民國十二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橫濱華僑財產，盡付東流，中和堂書報社也不能例外。事後，橫濱華僑把居住區域重新建設起來，中和堂書報社也就不再見面了。(完)